

新刊鳳洲先生簽題性理精纂約義

論

性理精義約義卷之六

總論為學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德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

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

於本也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

考詳略考詳略也同異者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名教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先之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

而不以為始也○今之學者有三弊一也溺於文辭牽於訓詁

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學不

○學者有
三弊

卷之三

論語

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

胡五峰曰學欲博不欲褊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

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

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學必習習則熟也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

反求諸己為正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靜觀萬物之理

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

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陳潛室日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而宏

○本貫矣

耳目加察者

人善教也

吾心好者

中明也

物性存存者統統知力行則一不可之也

饒雙峰曰君子之學未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為

道之本不致其博則狹陋偏常業無以盡道體之全

吳臨川曰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是

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

也○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

也雖不如鸛鷺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

而學猶敏也

程子云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異相似

其意味氣象迥別○張子云為孝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

○意味氣象迥別○為孝大益

以資見聞而已故德其華不茹其實持其善而反約

陸理約義

六卷

二

頁

○李問不

在○多言

○工夫只

是一般

○緊切下

○煉丹者

○捕風捉

○拙法教

○自是一

○解其美

○射中紅

○李者最

○是以一事

○為要

○李問不

也○延平云李問不在多言但然坐澄心體認天理○朱子云聖賢所說工夫只是屏善固執論語則為李而時○拾孟子則說明善誠身所說不同工夫只是一般○讀書如煉丹又如藥物初時烈火然後漸々慢火養○為李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日用間知其一病而欲去之則即以此解去之○指李到熟去去之藥不又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指李到熟怨言如梨柿生時酸澁到熟時自是一般其美○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中而已既有此子偏倚便不可譬如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則亦未嘗須以孔門是教人中乃為中也奈者最是坊一乘為要所以孔門是教人味仁也○黃勉齋云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起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自太不動而持守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雖更強制而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太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為人

○人心知

○夫子六

○許為人

○君子莫

○大於正其

○氣

○君子處

○事一於敬

○事者用

○力之要

存養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執而煩

躁者也

不寒而慄

慄者也

無所惡而怒

怒無所

怒無所

怒無所

怒無所

怒無所

悅而喜無所取而起

志者心之變也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

欲正其氣莫若

正其志

既正則雖執不煩

雖寒不慄

無所怒

無所喜

無所

無所

持敬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

一者一切也

一於敬而已

簡細故以有崇

非敬也

飾私智以為奇

非敬也

非敬也

真西山曰敬是人事之本

學者用功之要

至於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

○誠則達即天德也

○天道

天道矣。又誠敬之分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

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

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

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潢川。敬則

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

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

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門第一義

○寶珠有

○人姓本明。如寶珠沈淵中。明不可見。去了淵水。則寶珠

○百聖相傳

○明

○寶珠有

○聖門第一義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聖人相傳一箇字

○攻圍疎

○彌中地

○用工如

汲井

○清事申

一物不可

○公忘矜

○節后見

萬物皆有

只以便感比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疎守人欲自然消去矣○致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諸中息諸外是也○

主靜

有靜于直

黃勉齋曰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詳見易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主乎靜也

宜從其本

旦晝之特以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

伊川指面謂水益曰靜能中一物不可者說着物便搖動○朱子云虛靜則心空然亦無不致通○

問程子云緣欲見萬物皆有春意還是全費如共吾人醒陳潛室曰觀物內會靜者去之固是全費如共吾人醒

劉田

○拜和

○不難精

○古人

○古八

省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張范陽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

一念之惡則妖孽厲鬼凶惡皆在於此

程子曰善則好善惡則好惡

程子曰善則好善惡則好惡

程子曰善則好善惡則好惡

程子曰善則好善惡則好惡

程子曰善則好善惡則好惡

知行

善之所在

隨其不覺也

特也

亦與無善也

程子云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黃勉齋曰為學之

如國有以物之有知也

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

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

洞然也

渾然於吾心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墮埴索途而有可

謂墮於地而求路也

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蔽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

謂中道也

致知諸子

○程朱度

○程朱度

○聖人教人只知行兩字

○聖人教人只知行兩字

致知

致知

程子曰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

知之者其心之所知而不可移也

石亂之矣知體之為其則人不能以彙亂之矣知聖人之

性理也

謂彙亂也所以成道也

○知聖人

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知聖人

○儒者有
外合一之
本

○目无全
牛

朱子曰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快
不在此也
墮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吳臨川曰聞是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
此道所以難也

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
言內外相須而无偏主也
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
謂明心見性

內而無事於外也

程子云真知共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人聚莫不
驚怯田夫色動異於衆二尺童子莫不知虎傷人然未
嘗真知虎山不知之未真雖能持斧而固執之未及當
於道也若夫物格而知致則日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
力行 附克改過存心制事辭受出處等事

胡五峰曰自反則裕貴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

有自反之功

真西山曰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改也有過則改天下

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以

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必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必之雖

利反以為害○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

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異之與長○

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 莊子改
進之象

胡五峰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

利之公也

自一則死也

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欲利己者及與人共利之所以失也

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

利之公也

手即逐奪奪欲影成後

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向于有生之動也

呂藍田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

義者以區矣而多理勢之天下也

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

命者公季正統乎也謂子路曰孔子十五而志於道

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

不可得也

理不可得也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

理不與命也

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蓋遊

焉之大也

二者又命有自合之理

○二者又命有正合之理

敬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

之義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

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

胡五峰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

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

其變化

○李彭先於入理之辨

○李李无所為而然

張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若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性理

六卷

七

此義利之分也

此下神出鬼

程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必

怨側也

甚也

勞勇之也

去志也

謂坐視故也

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以之衰難彼之進圖北暫安而

望也

即且也王充之推漢謝安不許其就也

凡首功一微古之先者

異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知幾者君子之所

德者後知也

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穆生為醴酒而去克於胥靡之辱姜

肱為土室之隱免於堂錮之患薛方守箕山之節免於新

易以

易以

室之汚其知幾矣○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道不偶

庸也

即止不殆知不足居如三區之類

拙也

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知足退而保身者有量能度分安

知也

知也

步也

知也

於不求者有清介自守不屑世故者雖有得失大小之殊

知也

知也

步也

知也

為善之意

○直上直

下之道

○文王狄

見之明

○士人第

一步

○文公嘗

如此

○言不可

不重

○輕言

分則家也。○是是非非。推而公州。於天下。莫不皆然。其直上直。朝用之。乃有。廣揚之。勇非文。玉有獨見之。明。謹。能。知。之。南軒云。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物。見。君。父。以。是。第。一。步。矣。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曾。吝。志。伊。尹。之。所。志。李。願。子。之。所。志。此。則。有。為。於。外。則。有。守。志。於。內。伊。尹。之。所。志。李。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

念可得而憑也。○九諫說於君。論辨於公。理勝則事明。氣

忿則招排。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扣之。

然後鳴。鐘自鐘。鈴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

六十七

人之可貴而不多也

亦前也

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

胡五峰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

不果之行

教人

○聖人養程子曰安定嘗云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各自

暴矣矣以醒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君子愛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與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

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人倫

程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贊

○智者知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拜治

○朝拜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

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

重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

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黃勉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

○即所謂中道也

○知幾而固守

○上為其道下其分

○即保其之類

○有財有勢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重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

○聖人修

○道立教

○天賦有典

言世上下相推之分也

君臣各人類其如是也

君子是也

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

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靡而怠心生。誼

朋友親
綱人倫

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

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乎人倫者也可不重

與

許魯齋曰正倫理明也篤得也因一家之人義一家之人家人之道也。人之居家在骨肉

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守義私恩惟公又剛立之人則能不

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范華陽曰與資於己者怨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怨

家人以
剛為善

生理尚義

此句見之心也

增立此語全及日進于足也

亦有也

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損

如攻王石之攻病快也

受者不逆耳也

其論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

以能受人
其攻者為
尤難

主去貴人之言也

言去貴人之言也

徒或也

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

其庶几

其庶几

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朋友之
其庶几

明乎不明也

相師友言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

觀感也

孤立之身

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才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

學問約來也謂無相觀之實也

論語有朋自远方來

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

不以此與

樂牛

○古人聖
朋來之樂

問第五論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
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

○第五論
不私

○中初不
○一月無

○侯無可

○春風甲
○坐了一箇
○月

○程門立

○揚鐘議
○見於實人
○所及

此父子之愛本是一公肆若此心故便是此也
云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侯無
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伊川東云
朱公接未見明道於汝縣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一箇月揚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
頽謂曰爾輩尚在矣乎今既曉且休矣及出門之外
雪深一尺
子雲言務學不如務求師者人之模範也之言古之
學者必有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然後知二公之識
不易及也

六經

具也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
道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非以博文也所以由性情而明

物理也

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在休養也

既養也

考考

對讀心致光即

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

閑靜之地

四字是解

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音言象數之表某所自為如

山谷李几作也云

多尚多讀也

純粹也

如

朱子曰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

謂以我心之理去觀書也

謂以心之理去觀書也

去如精

一也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葢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語論也

李

年

○今之譚經者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繁

推疑也

增疑也

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以今

日談經之大患也

○談經有
四病

○二公之
意正同

○聖賢然

說

○讀書方

有味

○便有明

靈不蒙乳

殊

○謝揚所

尤名別

○觀聖言大

法

○野精遠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子靜云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得一寸行得一寸便是一字
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一寸便是一寸
著二公之意正同○朱子云讀書須是優游玩味不肯
聖賢立言本意若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中而要聖
賢之言以從己意該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
免却弄熟語之謂矣○昔郭人夜作書讀熟以火不明
謂持燭者曰本燭作書者必快書卒燭然非書意也燭
相受書說曰本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責任之也固因
大治○朱子云先求之於身而后求之於書則讀書方
有味○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居心務求之於書則讀書方
長言不苟以閑邪僻行之悠久引與性成似有金焚前
筆氣身○勉齋言理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而長一
筆謙上蔡則謂聖人捧媚驚人如安龜山則謂聖人所
以求於人者處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委也上
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是名別如安要之
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快觀書之大法○程子言
今之治經者多甲矣然而真積還珠之類人人皆具

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

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

親親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

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

○班氏特

曰太史公問馬未卿曰西漢臨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也

○班固極

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為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也

使然班固於張先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免也久而

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其杜周以子產立公孫洩之

○子產立

義也○與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以此止之公孫洩

公孫洩之

謂是有所為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為厲良止以此止之公孫洩

生聖子

十三

波于亂之子也良止狼胥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孟不
為厲而然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
立後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

論詩

真西山曰古者雅頌陳於闕

二雅頌

於闕

闕

之房中

所以

闕

闕

○初招情

憐而恭中正也

衛武公作抑戒

以自警

李為周賈相

心楚

靈王之無道

一聞初招情

惜之語

冥然為之

弗寧

詩之感

人也如此於後斯義

寢

凡日接其君之耳

者樂府之新

聲

梨園之法曲

而已

其不蕩心而溺志者

程子云吳於詩者吟味性情

誦暢道德之中而故動之

有玉冰典點之氣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聞禽對詠生

○有善學
聖之氣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有善學

此詩所
不待清整
之氣

○杜王足
訂于古非

○舍綺尚
陶罕

香不斷樹交花以詩天容得浩然之氣
之玉介甫高才遠韻超逸絕出其類
以評千古是非○左傳楚子聞息婚之義城息以總婚
不死其又奚言杜賦謂息婚當如綠珠之死不言何益
漢史高帝欲易太子呂后使人劫張良盡策良曰上所
不能致者四人以禮招之可來太子而定矣卒少其計太
子得不易王賦謂四皓豈有為定太子而出首侯之
為也○臨川云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
婦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琴乎自然而非造作
也○魏道今詩賦其間宏才實存之士職橫放肆取
無蕪狀字以鍊而補句以開宏而巧用率取其切模擬取
其以功力極美而不用率者乃或含諷而尚陶韋則亦其
不鍊字不琢句不用率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補之
也舍鍊字琢句之人而尚陶淵明韋應物也

論文

○六經治世之文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之文也如國語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謀是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各以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

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末知道德文章之尤不

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嘗有意

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

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

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

○古今不

力值也

國語者治世之文也

宋人多存之二唐上

一是一本也

言其有上則謂之也

言其死心以故不也

聖賢也

外見於外也

皆天多文見於三光也

天地動靜也

可此性也

皆屬也

言其

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

條理分明也

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宜簡而後著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

無適也

非文也始取其最而言則易之畫卦詩之咏歌書之記言

畫卦詩之咏歌書之記言

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於六經而

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

皆已列於六經

○列大經
而書萬世

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

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

世亦莫之識也

下之事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

皆本也

不求知道

養德以充其內

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

蔡之辨列御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

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

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

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

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

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祖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

作也韓愈氏出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

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

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贊美然其

仁義

言

之

亦

曰

未

有

不

師友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為兩物而於其

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

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

於一云者則有首揚首揚以下皆不及此而韓亦未有聞焉是

則疑若幾於道天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

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有卷一
無生意

○前後文
人通不到

○歐公第

程子云聖人文章自然與今為文者不同譬之化工生

王昭明共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應不到也

朱子云歐公嘗有詩云王顏自古為身累功食何人為

國謀是第一持好詩是第一持好論○前輩文字有氣

骨今人只是於技藝上粉飾耳如舞詩誠然其間男子

一守

如辨

誦子

類人僧道襟色無所不有但只是假底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蘓張皆其

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

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其謂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

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以其為能弘道也

天地何

申韓

如得世之必自是之類不為非亦以

雜詐之物

王天蓋家後世而情亦曰全朕物也思其本亦非自程也天

結算力何益編歷也卷附所居已彭之

言天地不仁心於正物也

卷

○孟子之
體用

體用也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以孟子之體用也

本意擴充之可保由海國與仁人禮也

○為天下
歸全

朱子云老子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白守其
黑為天下谷所謂歸谷只是底下冬冬環人在高处他只
要在卑下知全不與人爭識是他放出無狀來使不可
當

列子

朱子曰刻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死

天及云一死皆皆隨代謝而應生更復生者此欲而生之物打元亦花矣

之所形者實象而形形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肯哉其

精者人之外靈者也之全為其清而靈為其燥也人內及根全靈其五也

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

如也

此為佛學云

離今者其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可見標掠之端云

莊子

多因無四則散人

○伯夷金
其性命之
情

○康節近
似在周

胡五峰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也。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云。康節較隱。謂其近似莊周。

墨子

名翟。戰國時人。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之學。何也。以其舍正道

不與外道也。

故舍此道。

謂其無父也。

而之。他矯偽不情。而難行。與孔子並稱。則退之之謬矣。

管子

名仲。字夷。春秋時人。相桓公。

陳潛室曰。有伯圖之興。大抵其不說。則不能謀人國政。不

曰。伯圖。指也。起於諸侯之相。

商也。非九。則勝而相攻也。

說也。

內附寄實之類

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

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

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外假

王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

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獨奈何以詭道

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管子五制國為

三軍五家為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

連：為之長十連為鄉：有良人五鄉為帥：為之長

以萬內政五人為伍伍長率之為五十人為旅旅長率

之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以寄軍令

持也

尚也

謂行中固也

治民固人之不防也

修也

如非也

力已也

謂軍主而之公也

孫子

○武人根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

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經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

不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敬人君勞兵黷武之心

庸非過歟

申韓

申子名不害嘗問於韓子名非特問韓人

○申韓原

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

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東坡云商鞅韓非得老子所

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名以人學曰術觀國辨人

荀子

口循其言
可以入道

三者皆可以入道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如直積力
用也
又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如飫之使自
後清李有均也
趨之若江河之浸常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
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
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
謂管子言法而無疑也
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董子

名以術武術而入

真西山曰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來未有識之
如曰程子李向則問以學而能明理施行近則克己而大有功矣

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

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也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固者

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兩相驕主立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

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

從容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漸於游夏矣惜其生於

絕學之後雖苦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

異之術吁可嘆哉

○董子度
○諸子

○漢儒道
○若二人

雅理約義

○董子云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漢儒道
○若二人
○董子云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卷六

楊子

楊子

○漢儒以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

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

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孫者迫

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文中子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舌聖賢之書而粗識其

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以

不可謂無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

事理當不之疑也

得夫至善者而止之是以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則既

隋文帝年三年隋門主通請開獻太平上

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

伊周周公古之太也

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怪其道以求

言其狂以說人如野

售焉及其不遇而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

水其也

不上用其策也

常自中說

○得其現

權之大要

以著書立言為已任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

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後天之相

高命為道統之相

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

大雅陳民之詩

漢制

後蜀雅帝漢侍中曹人

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

禮樂社百官儀禮等○制此作宗以補成王

南此朝之序

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荀卿

一比較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

正統

統緒繼承之偏正奈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

此言荀卿也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或曰然則仲淹之學視荀揚韓

荀揚韓

氏必有可得而優劣即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

子雲商韓川之術

仲淹

本於耆老而其耆老之意蓋亦姑托其文以自見耳非如

耆老也

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

韓愈字

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

謂不學仲淹也

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克文士浮華放蕩之習時俗富

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稽諸事業者恐不

神化也

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念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韓子

真西山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非篇皆真

衍闕深奧孟軻楊雄相表裏又曰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

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亂反正功與彖而力

倍之所以過荀揚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

如泰山北斗云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咒言咒必及道

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

○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

遺意

○韓愈此孟軻楊雄相表裏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聖人言必及咒

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批糠天倫為蔬菽宋史韓愈傳韓子憂之於是宋名臣傳

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字原多明仁行而重之

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褐即為飲食之非也

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以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如日月

韓子之功也

○近世素
韓之士

程子言韓愈之近世素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主情許大見識尋求者終見於人而已

歐陽子

蘓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
晉以老莊賤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

歐陽子
今之韓愈

天下
自推應

李貴
遺

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
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而斯文終有愧於
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聖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
濯磨以通經李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各以犯顏納諫為
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名
蘇子

蘇子
名蘇子瞻有以人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子蘇公早捨蘇子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

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七

歷代

唐虞三代

論虞虞

程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

○一點浮雲

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論湯文

○聖人之

或問湯之伐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聖人之

以服事殷是聖人之清者也楊龜山曰湯非樂為任文王

○湯之會

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湯之會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貧使鮒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

性理約義

七卷

論臺

○宣王所
以玉成功

○內順治
而外威嚴

與嚴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

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說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所以能

成功也苟使儉和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

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論伊尹傳

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傳說之築於麓天下之事非一

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誦善之

盡則公而與貧不易之道也然貧人難得而爭奪與焉

○與字以
定不也
○是亦至
公之法

○虛心以
為天下

張子曰稽衆舍己克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
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不入文王也皆
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聖人同
於道

范華曰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得罪於舜故舜為天子則封
之管蔡殺商以叛周得罪於天下故周公為相則誅之舜
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故聖人同歸於道也
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
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太則
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許魯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維皆教然也其間如堯舜有

子之不肖爰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

朱均湯武過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

使君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也惟達於自然之數

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

胡五峰曰欲撥亂與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

而末可定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

於後魯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仇不復名不正雖

○天而通

○聖人達

有公之教

○大綱

○定休

子齊不敢歎曰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後政子將是死乎曰有其名子云云
仲尼之德不能聽曾衛之政矣

論語

司馬涑水曰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

○大人禮樂正天下

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

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

○繫本有萬世之安

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為天下莫已若也朱絃而鏤篋與友

玷而三歸以其器豈不小哉

論語

司馬涑水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

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

名預避魯左傳者

司馬公自謂也

烏杜元凱以為荀息有以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

聖賢子也

聖賢生

失左氏之意多矣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厥長

謂姜氏

伏也任也

正也言也非

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去明白禮義以格君心

命也在于力也在于言也

之非而處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

誦也

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

非所以為褒也

實之子 則之孫 名重耳

論讒僂趙衰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

另有九年之文

輔翼之以仁義扶持之以道德文公定王室立休諸侯而天下之人之謀也

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賸資脩身治

三事俱見春秋中

國之道二子蓋失嘗諫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隱圍天

○聖夫修 外治固

○古人推
美賚之
悉

論趙孝

○畢公克
勤小物

○行武以
禮自反

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禮

格其非也

任物

義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

為孔聖稱焉又曰禮之也

賦於之也

人推賚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

知和柔于手動而禮者以之類

惟聖人化文全也

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趙孝字

名拓

李開也

字平向

趙文子之賚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

八十曰老也

見畢公為正畢既有盛德又主動于細行補前四世之固

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

在武公年九十有五扶杖而歸曰來哉此言又作賚進之時以加過則其有老而主不為也

過九十而禮以自防何相去之遠耶以無他有理義以養

可知矣

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養養敗於戕

賊未老而已然矣

禮自反

禮自反

世功紀業

論趙文子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

晏嬰

○談味當

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味當裏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

裏甲之變

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資育不能

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論子產

真西山曰子產為政四十餘年從容回幹皆有次第其於

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

者不輕動以激其愛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机有勸

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豪宗大姓珥然聽順無復有梗

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

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

謙虛之至如休之不勝衣也

謹厚之至如言之不壯

實甲於衣之內也左傳子不衷裏甲村

名嬰亦大夫也魯齊行盟莊公五年公以崔慶慶封為相子固人盟晏子不執其鋒不肯明說之齊齊晏子

晏子長不滿六尺

事聖多當然者也

事簡定欽孝四公

批回幹族

知遠于兩兼亦曾之類

村札也

然者也

事宜也

懲之公也

其政者也

○子產得
聖門先使
之也

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惟大為其格也刑書見訛當世有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各以所長○伏去也蓋得聖門所謂鬼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矣

摠論

許庸論曰春秋人材固難指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

端實之行正太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如齊之鮑叔管

仲晉之舅犯先軫○即軫也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

之百里奚齊之子產吳之季札○魯之季札也十數輩者皆以尊主而

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者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者較

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

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

以至夏明餘皆保全境內而已蓋春秋之時光岳分裂天

綱地維一墜而誰振民喪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

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時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

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也

戰國

陳潛室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

毛遂著
名

身决起者名楚趙苟非見矣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

出將命

國游士所以秉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

願往性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

本情本物出野國而發其不平執鞭不為然以而為與

張儀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仇激之也

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瑣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之發日乃見其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恭養之

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或無以有見也

奇偉之人即供之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

敵國之人不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耳人多謂以各用人失

此善乎金反目自是後民始為將是謂主用之任括為將及行其母上書言括倍主請公遣而不知公受

論括

七卷

七卷

六

若而使之為將故云。唯使括為將果為秦將則死坐而勝降沈長平。

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

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趙括虛張踈謀

之實已久聞於鄰國其主不知之耳

長平之敗不惟一趙括為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

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

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也蓋

馮亭徂詐之術耳夫秦日夜旁心苦力以黍食於韓今上

黨有垂得之術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強大不能得

之弱小而弱小頗能得之強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

深憂也非望之禍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

張大鈔小

○美本於子午之步

勢暗於狙詐之術去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患則長

平之敗是豈獨趙括為之哉

齊人

蘇氏少

理

蘇氏少

論曾仲連亦戰國東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

○曾仲連

非策士所

去及

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

下曰頡頏

善也之鳥

五種之獸

蘇氏少

蘇氏少

蘇氏少

騰之氣豈人之所能及哉一旦受人之羈繫而豢養於講

蘇氏少

園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仲連惟不

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繫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

漢魏物上者南以林即是以上下世而自得也

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為天下士而人固可以天下

○頡頏於

一世

士奇之矣

論隨想

楊龜山曰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

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一掉三寸

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足壯哉然當其捧

璧睨柱示以必死蓋名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

傷勇為難且秦趙之不敵蓋惟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

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机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

趙之有壁存可也亡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

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當是時使秦知趙壁

存則秦必不敢動也亡則秦必不敢取也此乃存亡之機也

搏噬而吞之也

上大夫

經云秦以相持久而見秦之變化所多者秦且知說者不則則不可動也

打壁也

楚同

壁者秦強弱之形也

德也

實秦之亡也秦卒于相如之月也

孤之洛陽也

性夫天地有陰陽之氣必有陰陽之理不勝任矣

講而不當得謂矣

終不可得而欲僥倖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

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壁為

之崇也然則全壁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

甚矣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而

欲以頤血賤之豈所謂暴虎馮河而無悔者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

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必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

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

三人猶必有師者况於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夫屈原之

○全壁歸

論屈原

○千載一

人
理約義

○原忠
忠

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故論其大節則其他
忠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
本節至正也則吾已知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秦

論始皇

云大見本紀
秦始皇用王剪將兵伐楚，請田宅甚衆，曰：「不然，則王疑

○王剪伐

我矣。」張范、陽曰：「君臣至以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

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

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

已淪，數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剪不防

○王剪上
下以術相

論煮

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陳濟室曰秦斤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後來論忠

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

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

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

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

危亡之期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

間游人之所不能沫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

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滿汙行險弱翁稚子可塞裳而濟彼

○後米愈
出愈奇

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后来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久危矣。逆驪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不幸矣。

論陳

陳潛室曰：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喪毒。

陳涉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

○秦民湯
武

隨車至微賤，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

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西漢君臣

論帝

劉元城之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

○名者識
先者善

下子也漢書行軍九十三王侯府時地法既無海王方遠其為各百后則其地也

識先後者耳漢高帝方英布以劣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

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以

識先後者也梁武帝方侯景以劣來歸處裂地而王之其

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以城又後者為

先着也圍棋又有過行者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

謾罵良平彌足以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當

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與

亦有合乎以定三章之約而民感之者深仁也從三老之

○仁又得
天下之心

亦有合乎以定三章之約而民感之者深仁也從三老之

性理類義

形傷人者又曰... 說而人從之者衆義也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錫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以名正義立故也

陳潛室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平懷王之死也天

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以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

在楚曹無繇果之助於楚而獨厲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

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

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

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

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懷王為能右已也而

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

一如約也

九海之內皆曰山河

冊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

作誓書也

錄卷山河誓詞也

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公楚之遺孽願

項氏之興本假於公楚之遺孽願

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豎子而王之蓋急謂其易制無

他而豈料其負能若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

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

世所共事也

大造功也

輕視之貌

羽歎心之鬱日音後悔恨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

日音

蘇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

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編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

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編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

不報之說

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卒曹不足以重

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

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

者天也天以主之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

亦天也

問高祖為義帝發喪諸葛亮曰曹操持節督義帝而令諸侯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何異陳潛

室曰為義帝發喪固人之短而執之無君之罪在項羽挾

天子以令天下負己之有而挾之無君之罪在曹操謂曹操雖詭

之為名但一則謂高祖傑起事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

暗昧

○規模
遠可

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南軒言約法三章用三老

○漢世不
刊之典

董公仁義之說○沛公之切人聞也手素父老約法三

論帝

章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而三章之法不廢如山遠為

○文帝不
相廢

楊龜山曰文帝以實廣國有貸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

容心哉

也廣國果貸即雖親不可廢果不貸即雖疎不可用吾何

張南軒曰文帝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

惟聖約義

十卷

十二

○義誠足以感人

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

先推諸兄之無後者立之其辭气温潤不迫其義誠足以

感人心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

間其待夷狄蓋必有道以南越尉陀之強次高帝猶難服

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陀即自去帝制下令國

中稱漢皇帝賀天子惶恐報書不敢慢乎嘗詳味帝所與

書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故陀報書首句曰老夫

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陀敢以越吏

為然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豈不信哉以文帝天

名漢 卷長帝第四子

王趙王由王子降漢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代王參差太原王棣為梁王

莽光賜組紉劄劄百惠賜也

望秦南得則任實其病且死乃北川會籍陀行南得道經即

包五乃南越王帝帝元年南越王陀及廷上獲木令太天陸前使南越賜陀星以謝下今箇中白而能

不與立兩矣不並世居是美天子也今去帝到書首句長為書臣奉賀敢與

改也備覽

陀高祖也

在安祥老天故然也

成也

資之羨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

豈不可以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加之

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有多所可恨而

率亦不見庸也故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后世

如淮南薄昭之事不免陷於刑名之家至於即位歲久急

肆心明新坦平之和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

故即悟也嗚呼嗇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

或問南刑唐重夏商周皆因之而不準漢文輩之何耶

陳潛室曰秦法古法凡古人教民赤民之數掃地不存

獨番拘刑以濟其度金故文帝及有愛之者以蓋通矣

文帝通
愛宜氏

世聖切要

七卷

十三

此乃多言

○仁厚中
有神武

○兩事不
可同日語

○便是湯
文以上人

論帝

論帝

以爲殺之不當温公以爲殺之當未知孰是潜室曰皇
未見少思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
法於仁厚中有神武耳也問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與
唐之陵夷潘鎮跋節處者何異潜室曰文帝是佳任德
教權綱在上神縮由凡唐一句姑息權柄倒持於下予
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潜室云文帝實稟純樸若更從李問徹底理會便是易
必以仁心

是亦

大由河州人唐中對行法到貴也時考未登

胡五峰曰漢景以郅都寤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

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贊德之人

大德之人實長君子也

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

憂其犯法耶

宋末神聖

言不似也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勞費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

武帝四

不至於亂也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太文景惠莽其得民也

深流澤以柔之也滲漑未能遽度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

刑政所切而無變也

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矣夫豈

武帝所為每與六經矣夫豈

真法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

武帝表

未至湯然蓋英各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

以四也

宛然詳味其詞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

聖方學之難事

以文信也

心自後不得明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卒死於行而

身已於之矣

不之悟者蓋甚有間於三也悔過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

聖之洋也

去病之弟也

明之意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

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說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

詩云在九里馬年

期矣公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實齊魯之

齊人受其術以鬼神方見七傳為多故行中

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

何代可以上

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虛蓋非帝之所

謂突有也

可異矧其實無有哉

空也

高祖所立之法也

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愛而通之是耶非耶陳潛

語出易

汗馬之功

室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

謂朝事之重而死者之亦也

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習非三代之宏規武帝

本說高祖置爵乃公侯伯子男上詩考

始任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不吝厚爵重封

私起自進步之口以明春秋一正不四年而楚取朝封侯列侯若不主不于是而有封焉

以激勵儒者誠善意也然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

則厚爵重封也

封爵

求用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夫以

漢家以軍功立國也

法之善也

列侯為相雖漢之陋規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

士也

什比之事不侯則侯之則也

武帝不
善交

儒者而不可相則已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遷登相位

乎何歎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也又武帝之不善交也夫

道多之入

汗之功

以也

武帝二
善而夫

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兌

以反結非利侯之相之文之也

以反結非軍功

一牽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

不侯之空之矣也

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懷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

以難
○多者所

不善則奈何此交法之所以難也

○武帝足
以有焉

論帝

○漢立國
規模

○王清精
金美玉

○文帝賢
美而術高

○西京之
以自宣帝

性理約義

朱子曰武帝天資高志向太足以有為惜乎無其德

張南軒曰宣帝謂漢家雜霸蓋亦不易之論自高祖取天

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吊伐之心至其立國規

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并田公共天下之心

美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

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模伯固有自來夫玉道如精

金美玉豈容襍也襍之則是亦霸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

近之然亦襍於黃老刑名但其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

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以自宣帝始蓋文

七卷

十一

外

具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

終也

○宜帝善
德治休

羅漢章云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准方善漢治休
者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脩政事未

○宜帝微
治勢

夫一郡尚不况天下乎謂漢宣帝識治勢
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戰疾矣烏可不責之

論董公

許曾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
秦名大在甚者也
可易法方二千五百人為軍六國三軍

○沛公激
張天下之
天机括

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
何國可相也

順去逆已於此决擇美董公此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

○那太典
日月爭光

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帷之間公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使

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論衡

○高帝在何術中

○一代能

○蕭何報業之火

○蕭何得為相用人之休

論韓信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蓋欲順適帝意以就

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以此何之深意也史氏

見蕭何之意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

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龜山云班固謂蕭何為一代宗臣非虛語何東園鈞盡

筆秦法與民更始其法令終漢世莫之能損益也

南軒云高帝得伐多在何術中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

先杜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在韓信

揚龜山曰韓信以機交之才用奇無窮所向風靡漢與名

將也至其軍脩武也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李

趙孟頫五言詩云此即即國書英和許以是為詩得易歸少公守守信以終不分行者此其非也

其印符璧召諸將易置之而其信未之知也以其禁防濶

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

未逮與

論張

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為春秋復仇之義其復擊秦政

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逐焉則亦憊矣子

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釋其

之故予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

處大致也至於計策不及於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

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

乃氏曰張是韓國相韓世家云張至秦父子相擊至五世

韓文子也

○子房儒者氣象

○子房非有求於高帝

術而售之也

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

所守者文而不以利

已而動無不得以豈獨可知計名哉

陳潛室曰沛公有三傑故能今元所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並

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

人也夫項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

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

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之四川遂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

項羽肝肺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

羽無東意以蕭何所以強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

之心也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執漢王至於韓信登壇之日

○張良見
明計執

性理約義

七卷

十八

此三傑所以善人八日以前大將也韓信也一軍皆驚

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

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歟在上年秦漢之地三秦遠定之

○三傑其

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命之英傑也蕭何張良

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韓信乘鏘漏之餘而復勸

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

三子之智謀略同故盛楚之效同也

○三子者

程子言張良去用高祖知后来立太子事去使高祖又

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龜山言張良終始為韓方良始從沛公為韓報秦也韓

王成立辭漢掃韓因說沛公燒絕棧道豈後有事漢之

意及見成力明所難又復歸漢歌為韓報羽也至云下

定於是陳引韓想為韓報此之心至是方已其

○出然可
下節棄

人尊君卑臣之法魯兩生之不至以是耳失

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徵德百年而後可與子雲以其有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太臣許之益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論趙堯

○金注

○高帝用
趙堯之策

楊龜山曰高帝倦於趙王而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按注
子以九注考以以鈞味得以此注者既多而後悅之始於堯也希說又云注則九情而物以注子以注也且呂后以忍之質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
欲得而甘心焉久矣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財也
計者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詩之善也
不迫夫夫嬖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詳地端
之詩豈特無人疑之禍而已哉

雜約錄

廿卷

二十

鑿布

楊龜山曰季布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

楚人項籍使將兵擊秦攻王侯項羽常稱朱布甚厚每飯必嘗朱家也
期不輕於殺也
謂所不當其死也

而已班固謂貧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貧者所重然

謂又有死則今生而取錢也

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

入桓桓公

斷班固幸之非

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

義得之矣

論美

抄于相書

胡五峰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

亦身重死少難兼而兩未樂之條

聖夫以快而

宗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

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知道者
天地相似

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重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

涉兩人何助其公書之

名仲舒為廷東王相

賈生上治安策書

論寶位

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恭潔之氣天人之對

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考諸其矣

三子氣象
如在目中

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

是矣

三表五
類

龜山云詛之三表五餌其術味矣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護也愛好有實已誠可明上死

一生彼將一至以三表也賜之華服車馬以壞其日賜

之美食亦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

高堂深宇舍庫奴婢以壞其腹於米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殿案觀而千食之以壞其心與五餌也

揚龜山
君臣傲戒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

君臣傲戒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

揚龜山借秦為喻宜若過矣然

揚龜山借秦為喻宜若過矣然

君臣傲戒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

君臣傲戒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

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無幾至及侯國之臣將也

論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發之深中其病

軍中實十五市上有租稅也

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

李牧自其官去而納之也

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左六級文

匈奴之罪

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汲黯

龜山云武帝時淮南王欲謀反欲殺黯之節義況公

孫弘策如稱象耳夫以一汲黯秩足以殺淮南之罪况

不為黯者乎○竇嬰為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直已以

去不撓枉責其節必有足稱者

元祐五年歲次庚子

論式

陳潛室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粟助邊方事南越而

卜式願輸粟助邊方事南越而

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懼財而式猶欲儻助公家之

惠也

惡之謂即亦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歷雖劍悔猶得保其

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

禮也

凶然則歷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

盈之所以凶歷之餘殃也禮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難免禍

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

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有餘殃被

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灾善慶也替絲雖大惡亦非禹

無所虧其罪若張湯者雖險諛人也漢書張湯為人多智至即大矣故以此為即其罪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

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以是光顯

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論魏相

魏相許史之累

○說過獲
○變之心

○以誠宰
○相事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

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以說遇獲禽之心君

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異聞輒奏言之此

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陳

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戾也凡此在他人不知憂

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准之不能

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

風或鮮矣

惟願魏相者出許史而封許史又曰魏相之累則可知也

贊也

王莽之傳家事也

漢所開博學之士

初魏相不說以魏相諫書字弟公名也

○以誠宰

○相事

四詩史中用此

大入格君之道

皆因鬼之心

論趙充國

趙充國

漢書

周勃也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在於勇而不詳也

充國名

急於也

未之度也

金

充國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處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

地名

洋水

城圖上方略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

漢書

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

○規復與

魏進軍渭上

漢書

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

孔明何異

魏進軍渭上

漢書

閩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妻使百姓安邊圍疆而西

○國家根

魏進軍渭上

漢書

戎坐消焉以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

末之慮

魏進軍渭上

漢書

班也

○國家根

魏進軍渭上

漢書

司馬諫水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末之慮

魏進軍渭上

漢書

司馬諫水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末之慮

魏進軍渭上

漢書

司馬諫水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末之慮

魏進軍渭上

漢書

司馬諫水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末之慮

魏進軍渭上

漢書

論吉

涉而不修多則博狹俱非 本論或此吉矣明吉曰民間謂其故也

見牛喘而問之以為陰陽不調此乃宰相之職也

問也春秋時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之愚務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足

所設施而陰陽自調蓋以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

洋溢薄於宇宙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諒然後寒暑時至

萬物阜安耳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

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以不慮而慮於牛

喘以求陰陽不忒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

孰甚於此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察當責何人非執政者

之過而又誰欵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賊奔於秦子產為

性理約義

七卷

十四

幾為名各

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

扶蓋於也

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

周官謂春官也

徒罰也

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

率也謂明不可坐而制也

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可乎愚以為丙吉自

又論也漢許也

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餘智譎問以拚其迹抑亦自欺而

已矣

論蕭望之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

元帝師什

散騎常侍

立帝字

漢書

而外有史高摠朝廷之事內有恭頤制樞機之權二千石

外散也

弘其若具於此皆能制樞機使密天下功受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堅也

○用人當
公天下之
題

守誠意其意即誠也懇惻以廣上心其情至誠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

有差密其机機也或露庶几有可為者而二子处之盖甚踈矣謂之也

况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不惟

其貧惟其附已故以知朋之傾和而使之待詔至於垂龍

之汗待詔其時猶得之忘其傾和也其入其黨彼豈有以召之也雖然未可以一失

斷昔人之平生也若更生經歷憂患成事也晚歲氣象殊勝於前

处王氏之際庶几為憂國敢篤者矣

司馬涑水曰王莽慕龍君實之名而必欲致之君實不勝

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重賞之語譏焉過矣昔者武王誅

論龍勝

班固

七

五

齊而出

一亂政之匹夫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死伯隨

齊文也

如安仲尼猶稱之曰仁況於王莽馮漢累世之恩乃餘詐

齊文也

偽而盜之又欲誣濟清士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本可以

齊文也

義操則志行之士非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

齊文也

黜芳夷明保其天年又責其不能說辭曲對若薛方然蓋

斥也

失即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

首也

公称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

齊文也

哉

論莽

陳潛室曰王莽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鈞其名

知所如也

知所至也

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誦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

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奔矣於是力為險

之行以混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若將悅

為天下之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

其避丁傳也天下莫不稱其資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

第一辭采女而請闕上書者千數辭蓋封而吏民上書者

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

恐莽之一日矣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

才賈孺之智見曹之恩妾婦之行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

○謂伊周
後山

漢書卷之九十四

大明之貞

伊周復出

丁傳有本史之疑蓋丁傳亦有之矣

南朝新野縣

今也

漢書也

漢下供師多之

掩人之日此其大物也

卷之三

會然哉

策一

朱子曰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字房近黃
李人名也宣公現相
老而隱晦不露
之術

東漢君臣

張南軒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
高帝在漢文則雖無得物

保全之然非立資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
宗受節祖

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夫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
開國亦功也

承家小人勿用高祖正犯此義是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
如漢高祖之類

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則當以是待之若
詳書

物焉 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光遠與共圖政豈不

可乎願乃執一槩之嫌廢太公之義祇以為私意而已矣

且其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願如是乎方當

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

計而但知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之宜矣

張南軒曰考子陵之言論風肯必非必欲長往而不返者

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

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

乎兩漢之吏則又懼其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

論嚴光

之位也 安重至德禮之禮也

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

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之

敬勵也 興發也

風俗教化

東初後漢曰唐宗

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

扶功也

之羨人才之盛其為力不已多乎

李固禁節

以從也

從也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

參固杜

胡剛六世孫唐不朝魏受風

事九族公太節小節也

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

書注案休節多謂要

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誦之不素耳李固方

李杜精

從漢書李固為從事即中

唐宗生入感力梁太后

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以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

近立梁太后并其魏使使進奏也

指梁太后也

固為首相不能發真之姦而反聽命受制於賊以其失之

杜也

於後也度固之意蓋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

堂嘉曾孫也

社稷而不知乃所以成冀之奸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

社稷也

貴人所備與有命而不足也

制也

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

制也

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

受制於命也

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悲夫

○朱穆有羔羊之節

龜山云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為其立朝諷論有是稱者然以穆之賢而從梁冀之辟烏為其貞孤哉

司馬光

世祖也

貞孤哉

論荀淑

朱子曰温公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列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則

獻帝也

漢室中原也

曹操也

恒帝錮錮

么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

逐也

○光武明章之烈

廿四

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跼於董卓專命之

史

爽之孫有才名

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為非蓋

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

高博殘虐也

謀也

討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

淪胥以喻淪也

論陳是

黃勉齋曰陳太立送張諒父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

諒父名亮順帝時為太立長子○張諒位歷宦官

甚眾如姚則枉尺直尋而可為士君子行立身自有法度

又

以行身而求之也

士君子

行立身自有法度

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民物如此其衆

又

以行身而求之也

士君子

行立身自有法度

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何嘗無善類哉若是

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何嘗無善類哉若是

也

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立

倚賴也

如此之屈

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立

如此之屈

特道

○行己立身自有法度

辱以全其身哉

張南軒曰竇武陳蕃雖據權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

政事房闡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

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

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

之計夫當時宗上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欲一

槩施之非天之所美且使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

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况其所自處者又各有失武於

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安有封植如世其誰心服乎蕃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也徐寬打也勸身之為耳任天下之

重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安安也

達其義止東京之文若以者蓋鮮也足以見其忠義之氣十九

也可勝惜哉

論趙苞

程子曰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遷戰而殺西平太守 詳見通鑑

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也當求所以胡十九

生母之方奈何也戰乎不得已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詳見通鑑

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中五卷三原注

張南軒曰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

見辭對

薄之天者

不子人者

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

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

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致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

喪寧後肯顧其志氣可謂羨矣雖然當困之時則有居困

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

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

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

嗟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

位於朝不過齋袂正色待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

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別折也直欲作為也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一際也

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非其所處有以上尚生於屯之未也

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操其守也

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劍特不群矣然引林林時

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方生也節雖嚴未克致

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存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以入於之也

而未盡矣惻然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天聖之全也

不足欵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別發全

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皆化於之也

太立_{註在下}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烏耳而

所處_{註在下}張讓之秉_{註在下}非中即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

至送宦者之葬_{註在下}以此免禍君子之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

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叔

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之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

論風肯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

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屈顏氏之科矣

三國君臣

論昭烈帝

朱子曰

朱子曰

先王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

獻帝十三年曹操討徐州表奏曹操

○黃叔度

科
顏氏之

正

七

三

是奉州降之府也。魏亮則謀已在矣。夫或功以取則則可得。倘不遂其功去。

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

即取荆州時文。

對也。

伐也。

天聖人事之宜也。

盜竊之討，善用權者正不如。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

謂中上有正，中有根本不相妨也。

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諸葛亮字。

王者之佐，何則？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

外見至者存之，定也。詳字。

孰能也。

心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

亦所感也。

決不為不仁於天下。

孰能也。

聖人寧無成耳，必不可為也。

論曰：亮亦欲。

張魯也。

此亦張魯事也。魯亦不仁也。

論語

張南軒曰：諸葛武侯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

是南軒論明討賊之義也。

亮也。若天佐也。

蓋漂乎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

偏者之理，蓋在亮而不可不清。王師不可不出也。

亮也。若天佐也。

安又曰：臣鞠躬尽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孔明三

代之佐

不仕在野者皆賢不仕之流

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

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

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孝蓋謂有忠慮於國

但勤攻吾之闕以孔明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

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故於揚顯之諫又豈不知其言

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顯食少事繁空為敵國所窺

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夫既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

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之

○萬世相天下之法

日理

松原也

計其也

以合也

所窺若是者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當時事勢如以

待也

厚也

美也

委負也

勞也

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立恤其他夫豈

止也

惜也

可已而不已者楊顛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

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

○子美知孔明之心

又云運稷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庶乎知孔明之心

者

孔明之志也即三分割據未竟以公孔明之心

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配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

阿亮也

本傳是亦在謂孔明曰來有故妻當棄也而子堪知孔明

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知慮之所以

精也

精也

精也

子美子美亦心也子美亦

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功

○案欲養心之功

摠論

為多烏

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

詳注知所任也

詳注蓋五用志而不變也

才可與權杜欽谷未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

詳注類多和應會使全也

失制之謂

審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

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

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

材者謂材於國家者非謂用材吉用財石也

謂編未大也

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司馬懿稱武侯天下奇才

朱子言孔明讀書獨現大旨然必豈無欠闕處

楊龜山曰荀彧問關河其釋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

○天下奇

○讀書法

○大旨

七

三

論曹氏

奮謀以舒倒懸之急

伏龍也

亦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

行道之勇智人之智也

○前賢智勇無人

知曹氏之無君乎

董昭以丞相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

即歎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

董昭之議

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其難矣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美

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

伯也

伯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

上逼乃欲潛社其不軌是猶揚瀾漬堤以成滔天之勢而

後徐一羣障之尚可得乎

晉君臣

張南軒曰為國有大几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

曹氏

所謂大幾三經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觀

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亦自為封殖之意而無嫌

慨謀國之誠懷帝蒙塵迄不聞勤王之奉敗帝之立竭重

寄委制詔深切而不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

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

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廷延願望終

歸罪於運餉稽緩殺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背之異心深

切矣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爰因時事之艱難而

觀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

注也

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使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

雖氓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易

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尚

論古人則有可感者矣

問放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及

其既用事業抑何相遠也陳潛室曰東晉諸賢大抵務恭

名即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放浩

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魏鶴山曰世之稱羨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

論放浩謝安

較光輸
他一著

七

論陶潛

物性生

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是志近之而

性近於道無往而不自得也

公之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

固此三統

風雅以降詩人之詞

謂得其性情之正也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

性情以有性情也

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

精字每氣宏放賦詩雖於為宗

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意

有人詩評謂明理至身力極樂心有餘明於性多而心明則為之也

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

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

鳥

吳臨川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不忍見宗國

屈原任楚為三閭大夫

事詳傳

事詳傳

不忍見宗國

趨於凶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張子房自以五世相韓

張子房

註在川

韓也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仇卒克遂其志孔明初見昭

韓

謂張子房自以五世相秦也

荆今為湖廣益州今為四川

烈即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憤其所言晉

陶淵明

平王敦廢止身功

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陶侃為晉忠臣及晉祚將易

季子彭

既無昭烈可輔以吳漢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

其憤悶之情

謂張子房子房孔明明也

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

○四賢者
臣之又重

君臣不可解之義

今中之心無不同也

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東晉人

南軒云方略素定故安靜而不擾若安者其在東晉人

○靖如起

物中傑出者哉
臨川言神高志遠議起越古今而設施不少

○東晉人

七

廿六

○崔浩自
比子考

論太宗

○太宗有
濟世安民
之志

○開陳
壯之意安
在
○功過不
相掩

朱子言崔浩之碑穀姑以見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唐君臣

陳潛室曰孤隋之暴何止禁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

名吊伐不當自陷於盜賊而脅父以起兵以斯奉事是以

亂易亂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

堂禮義之師自將於亂臣賊子之倫惜哉

程子云貞觀之治垂几於三代之盛然開陳壯之意

朱子云肅宗之叔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

論魏徵

唐高祖武皇帝太宗高祖之子也而太宗高祖之子也而太宗高祖之子也

達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楊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

○仁傑在
魏之臣

可也然久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

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久廢矣

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

事之成乎

論陸贄

楊龜山口陸宣公當撥擻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

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以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

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迂弊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

○論天下
事當以法
為法

論揚

可謂知進退者

韓愈人由厚中得

君子公方事無能者矣五分之已至矣其於行也固不日者之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耶

東漢云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后世皆以為不可但未
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
綰論由通節布規模

○論治道
皆有規模

論張巡

司馬涑水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

即功業也

伏虎也

不效也

事業之謂功精敏辨博拳捷矯勇非才也槩市井數千之

控

衆權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

如胡虜百萬之師

如胡虜百萬

才矣死黨友存孤死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

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毅矣謂不為外物所動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

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謂天下之要害大半使國家定

於已傾存於既亾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

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其勝者耶

摠論

羅豫章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資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

及之倭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資而不能資也用未若不

知之為善知倭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愈也可知資而不

能用則善無所勸知倭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勸也 懲也雖然武帝

知貧而不能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貧而反罪焉太

宗知倭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

石守道曰魏之巨唐

女后亂之於前

姦臣壞之於中宦官

覆之於后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其不推本而言之故

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

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

宦官不能蔽之自明皇言之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

惠妃蕭高楊思勳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

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

○人主致治之本

人其人主致治之本

明者無不察也察則有功矣之皆無不察也博則治也矣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儒蓋察常黑明而儒反害仁也

明者無不察也察則有功矣

信實之則黑矣則名絕下

也

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儒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

章則又文優帝不察

精思則所以後明且佳

特於極處臨持察

元仁矣而失之儒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儒而不

○文帝德二考之長

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編考本合示

歐陽子有明黨論

劉元城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之

分利矣

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必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

數人之未年也

止也蓋也

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

德和之人

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也唐之

○治亂消長之機

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踐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

此五字不才特

餘其所用者皆人之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

以引善類也

而不能去也蓋君子之進則志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

後立字與

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

言相與之不遠也

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

所以常得志也

聖者也

扶正也

呂東萊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

事在漢末年

曰於此而正當辨明之字補

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

新傷

如亦也

住要之要

則詐無損教本之書言雖卑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

性九

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藝法也

之無術無或乎其治效之罕汗蹇淺也法也

潛室云漢高祖有帝王冠本不擬到於地似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地機地五代太宗事了得本太宗之得第一等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

五代

朱子云勝也帝亦可謂布石下之曷能見元積均田對使慨然有意

宋

論范仲淹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以天下為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文正公

○天下為

○大厲名節

○振作士氣

○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名琦字推王封魏國公

德業無愧古人

別名德也

已任

○振作士

大夫之功

為多

論韓琦

○德業無

愧古人

○天下文

章莫大於

是

○韓公服

義

論司馬

○聖人不

始如此說

○溫公亦

終條理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

韓國自稱

終之字

謂文章又字天下文

所不逮公曰其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

莫大於是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穎湖有屬吏見韓公求荐

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賢極使人求君乎范公

曰常事耳程子曰只為有不求者則遺而不及知是以

使之求之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

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祐

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

終條理者矣

○申過二
公出死傷
券

論委石

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者不肯浩然居重
呂公也說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申公知河陽中
公叔知為優於程子曰呂公世臣不祥不端見上司與
公諱臣不得不退外

程子曰王介甫之言道以文為耳矣夫有道者不矜於文

學之門啟口容聲皆至德也

陳立則聲充為至德

謂其言直以活者也

論御浩

御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

○君子有
過中求無

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此

楊龜山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

論御聲

○非重得

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大臣之休

論宗澤

○宗澤然復之計

朱子曰宗澤治兵禦我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其所建

謀者

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駭乎中興之基矣而又

從根本也

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汪黃沮之於淮甸時動招禦肘使

不得一有所為惜哉

論李綱

○一世偉人

李綱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

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諛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

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趙鼎中其名臣

朱子曰趙鼎為相忠勇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兼人意然亦多且如好伊洛之案又不大段理會得故人肯以是欺之

真西山曰洪忠宣公之節無愧燕武而高宗所以寵錫之

者有過漢廷其張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

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

耳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

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傅陸也

張南軒曰胡澹菴大節極好其諫書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朱子云張子軸人物甚偉高而特除講筵上嘗云朕對

群臣只是箇至誠張問退居禁中時如何上云久只是

箇至誠又問對官竊時如何上方經營荅語問張奏云

物論

論銓

○諫書今
日月爭光

○于節人
物甚偉

○本朝有
超越古今
者至幸

○唐主規
漢白別

○至理學
業未易到

程子曰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

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

大臣至誠以待夷狄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

能如此蓋唐主開基規模自別

胡武夷曰自熙寧元祐靖國家事屢更當其時固有名

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

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不願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

過矣乃知理未易勞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學

事業未易到也

○百代殊
絕人物

吳臨川曰韓司空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

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

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振韓仇

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

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

際兇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

同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落無纖芥之可疑

也

性理約義七卷終

○心事如
青天白日